

尤四姐

作品

菩提香

PU TI
SHENG
XIANG

【上册】

妖到了一定年纪，总会情窦初开的，
别人也许在三五百岁的当口，
今主却整整比别人晚了九千五百年。



尤四姐

作品

菩提香

PU TI
SHENG
XIA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菩提生香: 全2册 / 尤四姐著. --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492-5403-3

I. ①菩… II. ①尤…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4304号

菩提生香 / 尤四姐 著

- | | |
|-------|---|
| 出 版 |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 邮政编码: 430010) |
| 出 品 | 漫工厂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城投瀚城311 邮政编码: 430079) |
| 出 版 人 | 赵 冕 |
| 选题策划 | 漫工厂产品部 |
| 市场发行 |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 |
| 网 址 | http://www.cjpress.com.cn |
| 责任编辑 | 陈 辉 |
| 装帧设计 | 八荒客 米杰罗 |
| 印 刷 | 武汉立信邦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7年11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
| 印 张 | 33.5 |
| 字 数 | 540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492-5403-3 |
| 定 价 | 65.80元 (全二册) |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联系本社退换。

电话: 027-82926557 (总编室) 027-82926806 (市场营销部)

目 录

楔子

/ 001

第一章

/ 007

她自己还不知道吧，
老妖从今天起，怕是惦记上她了……

第二章

/ 016

魔都里有个万年老妖，心狠手辣，喜食婴儿。
每逢月圆之夜满城儿啼，刹土妖鬼个个闻风丧胆。

第三章

/ 025

好好享受这日光吧，
以后未必见得着了。

第四章

/ 034

听说令主万把岁了，
至今单身。

第五章

/ 044

他的婚事不单是他一个人的事，
更关系到他三千年的心血，关系到整个魔都的兴亡。

第六章

/ 057

也不知是哪家姑娘倒了八辈子霉，
要嫁给那只万年老妖。

第七章

/ 062

老妖手艺固然好，
可惜不会捏女人。

第八章

他渴望的是单纯不做作的感情，有个人愿意伴他，
万年、十万年地，在这片魔域上生活下去。

第九章

你也知道我要成亲了，
我对我娘子一往情深，而且我不喜欢男的。

第十章

令主果然是为了解女人的身体，
才急于成婚的。

第十一章

令主的媳妇被调包了，
李代桃僵的还是个男的。

第十二章

令主发现自己的姻缘真是有点坎坷，
所以为了护内，只好干点欺凌弱小的事了。

第十三章

他究竟是怎么变成梵行刹土的黑暗传说的？
难道仅仅因为老资历和万年不换的黑袍吗？

第十四章

堂堂刹土之主，说起情话来一点拐弯都不懂，
真是非一般的简单粗暴。

第十五章

为什么他的未婚妻关注的不是他的允文允武，
而是他不慎走光的下三路啊？

第十六章

好多爱情都出于女人走投无路后的妥协，
这也是霸道人设长盛不衰的原因。

第十七章

黑袍底下的身体绝不是她想象的那样，
非但不老，还不朽。

第十八章

拿龟做教程，
令主这辈子都搞不懂什么是洞房了。

/ 169

第十九章

他就是个纯天然的呆子，
偶尔的深沉都是误打误撞。

/ 181

第二十章

令主那点磨磨叽叽的能耐全用在求偶上了，
以前他从来不知道，令主原来是这样的令主。

/ 193

第二十一章

他这种脾气，
只适合在这片秽土上当个土霸王。

/ 205

第二十二章

徒弟找过了，你的担子也放下了，
咱们可以回魔都成亲了吗？

/ 212

第二十三章

刹土上流传着一句话，
令主要你二更死，先要玩你两下子。

/ 224

第二十四章

千辛万苦准备水滴石穿，结果石头变成了铁板，
只要她自己不锈，他永远等不来她穿孔的那一天了。

/ 237

第二十五章

我们究竟是先洞房后成亲呢，还是先成亲后洞房，
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 249

第二十六章

所以长得好看有什么用，脑子没跟上长相，
果然令主还是原来的令主。

/ 257

第二十七章

终于还是要嫁了，
如果早知道会有这天，当初就不该逃婚。

/ 281

第二十八章

他根本不愿意浪费时间当人家证道的工具，
就想和未婚妻在魔都过没羞没臊的日子，一直到地老天荒。

第二十九章

生性纯良的令主，
这次恐怕真的遇上大麻烦了。

第三十章

但愿中土和等活山没有太大时差，
如果人间一天山里一年，那他可不要活了。

第三十一章

和自己的麒麟喜欢上同一个女人，
古往今来的帝王，可能从来没谁有这样的经历。

第三十二章

谁能想到魔都玩泥巴的万年老妖怪，
长得这么风华绝代。

第三十三章

令主都有些可怜自己了，
为了顺利洞房，真是煞费苦心。

第三十四章

这桩婚事他等了一辈子，
她何尝不是。

第三十五章

做人不能太嚣张，
报应早晚会来的。

第三十六章

令主现在的心情，
大概就像姑娘失贞后被爹娘逼着下嫁，充满了屈辱和艰辛。

第三十七章

信念这种东西，遇到对的人，
一瞬就可以土崩瓦解。

第三十八章

长安城中万家灯火又燃起来了，热闹的夜市上人潮涌动，中土的百姓还在为明君临世欢喜不已，她的大傻子却不知所终了。

第三十九章

养到这么大的儿子给了别人，他的心里充满了空巢老人式的冗长的哀伤。

第四十章

令主的脑回路不是常人能理解的，她和他混在一起这么久，到现在也没能完全适应。

第四十一章

胸无大志的令主，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就是一日三餐合胃口，吃饱了搂着娘子高床软枕。

第四十二章

他冷情冷静，在世上辗转了几千年，除了他的爱情，已经把一切都看淡了。

第四十三章

这天象，不是有人渡劫，就是要出大妖怪了。

第四十四章

俯眼观城中，地上罗刹妖鬼横行，百姓哭声震天。这煊赫的帝都，不知何时变成了人间炼狱。

第四十五章

煞的躯壳毁了，魂魄基本也没了，你想追随她，上天入地都无门。

第四十六章

没有长犄角……这八千年来，你一直很乖吧？

太阳落下去了，浓稠的赤霞弥漫上来，天边有地光，头顶有星月，钨金刹土的夜晚，向来是这样一幅诡谲又深刻的画面。

一条小路从山包顶上垂挂下来，地光把它染成了彩色的丝带。丝带蜿蜒，铺向山脚，山脚下有一座碑亭，黄土盖顶，像野地里的孤坟。

一只三足鸟飞过，翅膀带起猎猎的狂风，吹倒了路旁的枯草。朦胧间乍现一盏鬼灯摇曳而来，青灰色的光芒时断时续。渐渐走近了，灯笼圈口映照出一张精致的脸，五官工细，眉眼缜缜。那身形也是袅袅，但不似蛇的无骨，或者狐狸的痴媚，她一本正经，目的明确。花了很大的力气搀扶身边的男人，脚下踉跄着，眼睛却紧盯那座石碑。

“快到了，阿郎你要坚持住。”

鬼灯先行，停在碑的中段，碑上没有字。她仰头看半空中盘旋的瞿如¹，瞿如是刹土灵医的领路人，只要有它在，灵医就不远。

她一手揽着身边的人，一手叩击石碑，“阴山麓姬，求见灵医艳姑娘。”

她的嗓音在无垠的旷野上回荡，石碑毫无动静，别说灵医，连只虫豸都没有。

她等了又等，摸了摸男人的脸，轻声说：“阿郎，你答应过我会坚持住的。我

1 瞿如：出自《山海经·南山经》，形状像鸡，白色的脑袋，长着三只脚，人一样的脸。它的叫声就是自己的名字。

们到钨金刹土了，只要见到灵医，你就会好起来的。”

可是灵医并不是说见就能见的，刹土灵医，治三界内妖魔魑魅。不像人间看病的大夫，把个脉开两剂药，不伤医者本身。病人是精怪，有时候施救需要灵力相佐。灵医是个女人，修为损耗了，恢复得用上一段时间，所以前后两次接诊，通常要相隔半个月。

鬼灯照出男人的脸，一派森森的死气。麓姬心急如焚，一面叩碑一面哀声恳求：“艳姑娘，两界都传你心地最善良。麓姬的心上人忽然染了重疾，药石无医，求艳姑娘发发慈悲施以援手，麓姬将来为奴为婢，报答姑娘大恩。”

结果好话说尽，不见成效。求医问药的人太多了，来的时候都不会骂天骂地。阿谀的话到灵医耳朵里，打个滚也就出溜了，撞不进她心里去。麓姬束手无策，那只三足鸟停在碑顶，古怪的人面上没有表情，只有一双大眼睛直勾勾看着她，照这意思，是让她继续。

男人站不住了，直往下滑，麓姬用更大的力气叩击石碑，把掌根敲得生疼，“艳姑娘，你开开门吧，麓姬愿意献上内丹供姑娘使用，求姑娘成全。”

内丹是妖怪的精元，是一生修为的结晶，再怎么发誓做牛做马，也抵不上这种实打实的交易。被逼到那个份上了，求人救命得拿出诚意来。刹土灵医究竟活了多少年，没人知道。年纪大，老江湖，不见兔子不撒鹰。麓姬面向月亮，无量海上吹来潮湿的风，她在风里张开嘴，把胸中供养的内丹吐了出来。

藤树的内丹和走兽飞禽的不一样，别人是赤红的，她是绿色的。飘浮的珠子流光溢彩，四周扩散的光晕比鬼灯还要亮几分。她放下阿郎，双手承托上去，“麓姬微末之妖，身无长物，唯有此丹还有些用，请艳姑娘救命。”

这么直接不做作的手段终于打动了灵医，石碑边上的空间开始荡漾，豁了个细长的口子，缝隙间有光泄出来。麓姬大喜，背起她的心上人，快步挤进了狭小的通道。

迈过那道屏障，仿佛身处另一个世界。这里没有赤霞和地光，却有大如锅魁的月亮。长长的石板路，十步一盏灯笼，路的尽头有三间屋子，建得很奇巧，莲华盖顶，素纨飘拂……麓姬觉得好像在哪幅画里看到过这个场景，不过时间隔得太久，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无论如何救人要紧，她温柔地蹭了蹭阿郎的额，嘴里说着“得活”，把他送上了诊室的竹榻。

回身找灵医，预备痛哭流涕道一道感激。因为灵医的名号早就以刹土为圆心，向四面八方扩散开了，众妖都道艳无方很美，但她实在想象不出来能有多美。见惯了狐狸和鹿变幻出的人形，还有怎样的容貌，能够令妖怪吃惊呢。

灵医从她身边经过，画帛像一道烟，滑过她的手背。没有任何香气，然而有种奇异的力量涌动，和以往她遇见过的任何妖魔都不一样。也是一怔忡，居然错过了看清她长相的机会，只看见侧面精瓷般的耳廓和风流的身段，不像个和妖魔鬼怪打交道的灵医，反倒像壁画上舞乐的飞天。

麓姬有些纳罕，不过暂且顾不上其他，定了定神，焦急地搓起了手。担心之余又很忌惮，万一灵医发现一些私密的病因，譬如纵欲过度导致元神耗尽什么的，那就尴尬了。

她的视线跟随灵医游走，灵医的脚腕上有红绳拴着银铃，移步的时候琅琅作响，仿佛高僧震动锡杖上的九环。

麓姬小心翼翼地问：“艳姑娘，我的郎子有救吗？”

灵医不语，挽起袖子试图吸出精魄，结果竟掌中空空。

终究不太好吧！麓姬怔怔看她，灵医脸上的神色难辨，半晌摇头，“救不了，你带他回去吧。”

麓姬一听，瘫坐下来，“姑娘是刹土最高明的灵医啊……”

那身形一闪走开了，麓姬再哭，她也没有半句安慰。被悲伤冲昏头脑的人，一般都不愿意轻易接受现实。麓姬膝行过来，伏地哀求：“艳姑娘，你一定有办法的，求你救救他。”

灵医坐在一架铜炉前调息，炉顶的香烟环绕，为那张艳丽的面孔覆上了一层轻纱。麓姬这才看清，灯下的美人美得恒赫，美得惊天动地。

用不着什么清雅含蓄，就是浓烈伴着凌厉。烟雾缥缈间的红唇尤其让人印象深刻，如同异闻录里惑佛的罗刹女。麓姬那刻忘了哭，脑子里窜出个想法，觉得世上应该没有任何妖魅能够赛得过她了。亦正亦邪，煞气纵横。不知她是什么幻化的，只知道她的名字取得太过贴切——美艳不可方物，确实是当之无愧的绝色。

轻飘飘一道目光投过来，带着冷眼旁观的味道，灵医的嗓音单寒，她说：“我只救活物，但凡有灵识的，就算离了魂，我也能把他拽回来。可你带来的人，空有人形，无魂无魄。救他不成，会坏了我的规矩，毁了我的名声。”

麓姬一怔，“怎么会无魂无魄呢，我们相处了三个月，他明明是活的呀。”顿了顿，似乎有些心虚，看见她盘弄菩提，忙双手合十向她参拜，“请姑娘恕罪，麓姬是走投无路了，才斗胆来求姑娘救命的。姑娘有过心爱的人吗？眼睁睁看着他死在自己面前，实在太过残忍了。”

心爱的人？艳无方想了想，发现从来没有，所以也无法体会这只藤妖的心情。

她在钨金刹土行医上百年，替各式各样的生灵看病，只是为了修点功德。能相救，固然是好的，不管救的是妖魔还是鬼魅，使他们摆脱痛苦，对她来说初衷就已经达到了。救不了，也没什么遗憾，每条生命都有自己的运数和造化，她不做逆势而行的人。

她偏过头看麓姬，“我说了，你的郎子无魂无魄，现在的他，和一只花瓶、一颗石子没有区别。你要他活，不是不能够，随便捡个游魂塞进他的躯壳，你自己就可以救他。但这样他就不是原来的他了，他不认识你，将来会和别人双宿双栖，你愿意吗？”

麓姬果然不哭了，回首看她的心上人，慢慢摇头。

无方笑了笑，妖总是很实际，皮相都是次要，能和你谈情说爱的唯有这个灵魂，三魂七魄都没有了，留下躯壳也碍事。

既然不需要诊治，交易便终止了。麓姬见她重新合上眼，炉里的金香在她指尖缭绕，旋转成一个小小的旋涡。失去情人并未让麓姬难过多久，妖的一生很漫长，如果能逃过天劫，甚至会无止境地活下去。活得越久，男欢女爱的东西经历得越多，抽身得也越快。不过感情在存续期间是绝对真诚的，所以她愿意拿内丹去救人。但如果实在无力回天，尽过心也对得起逝者了，毕竟爱情很多时候只是调剂，除了点缀枯燥荒芜的生命，别无他用。

“我入结界前曾经许诺，姑娘为阿郎看病，我就将内丹敬献给姑娘。”

内丹从身体里催逼出来，麓姬抬掌推了过去，“虽然郎子没能活下去，但姑娘肯见，麓姬已经感激不尽了。妖也有道义，说过的话必须算数，请姑娘收下诊金。”

藤树的精魄干净纯粹，散发出植被的清香。绿色的光晕包裹精元，以大小推断，大概有七八百年了。

无方睁开眼，“没有了内丹，你就是最寻常的一株藤，一切要从头开始。”

麓姬说不怕，“我修成人形花了五百年，五百年转眼就过了。”

可是这五百年要经历风霜雨雪，万一运气不好被砍了，这辈子也就完了。

无方伸出一根纤细的手指，指尖蔻丹红得悍然。轻轻一弹，那内丹又朝麓姬骨碌碌滚了过去。

“人在踏进我的医庐之前就已经死了，我没施救，当然不能收你的诊金。再说一个是尸首，一个又化作了藤，我还得花力气移植善后，太费手脚。”流转的眼眸轻俏一瞥，“医事终了，恕不相留，姑娘请吧。”

对麓姬来说，这当然是再好不过的结局。灵医不肯收诊金，并不是她赖账不给，不怕以后六合八荒拿她当笑柄。

她背起阿郎的肉身千恩万谢，临走却又支吾起来。无方问：“还有事吗？”

她说：“今日我们来求医的事，万一有人问起，请艳姑娘代为隐瞒。”

既然要隐瞒，想必见不得光，如此偷偷摸摸，看来现在的妖界也很乱哪。

无方脸上淡淡的，因为生得艳丽，面无表情的时候显得额外严谨，“这是为医者的操守，你不必担心。”

那只藤妖带着她的心上人离开了，瞿如送他们出了结界才飞回来，落地变成一个小姑娘，尖尖的耳朵，头发长得几乎垂到地上。

“我是看着他们过十丈山的，在山顶上的时候那个人还和藤妖说了两句话，怎么会没有魂魄？”她追着问无方，“师父所谓的无魂无魄，没往深里说吧，是不是还有什么内情？”

内情倒没有，诊断的结果就是这样，“那个人连鬼都不是，不在三界内。空有个壳儿，里头是实心的，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傀儡。可是，谁见过这样有血有肉的傀儡呢……他鼠蹊鼓胀，房事不断，啧啧！”

瞿如斜眼看她，“才一忽儿工夫，师父检查得真仔细！”

无方正襟危坐，“我是个大夫，不能错过任何细节。”

有时大夫和佞作只有一线之隔，如果你不幸躺在那里了，上下被人摸个遍，不

是很正常吗？

瞿如开始思考，“那你说，这人会不会是操劳死的？”

无方咳嗽了一声，一只三足鸟，懂得好像多了点。

“他长得瓷实，操劳也不至于要命。反正魂魄不见了，是被妖魔吸了，还是从来没有过，只有麓姬知道。”她说完起身，抚了抚后颈，“我刚起床，牙都没来得及刷，本以为能大赚一笔……”失望地叹口气，背着手回后院去了。

/ 第一章

她自己还不知道吧，
老妖从今天起，怕是惦记上她了……

钨金刹土，是一片很辽阔的土地，横向有大小十六个区域，分属于十六座城。纵向倒很简单，和别处一样，最上层住的是菩萨，中有三界，妖魔和人共存。再往下是地府，煞魅并行，是世上最阴暗的地方。

有人的地方就有热闹，天极城是刹土上最大的一座城，这里甚至和中土互通贸易。白天你走在城里，人潮往来如织，街头总有数不尽的商户，售卖各种小玩意儿。

经济越发达，贫富就越悬殊，有钱人乘着花船在湖上泛舟的时候，穷人正在岸边的地里抠番薯。

刚下过一场雨，山色空蒙，当然裙角也是污浊的。站在泥泞的田垄上，绣花鞋早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忽听见远处有人喊小史，地头的人拎着藤蔓直起腰，转眼人就跑到了跟前。

“小史正忙？”来人穿着公服，满脸横肉，粗声大嗓却憋出了温和的语气，“又到发饷的时候啦，怕小史没空领饷，里长让我给小史送过来。”

地头的人没说话，站在水渠边上的孩子接过钱串，鄙夷地掂了掂，“上次说了要涨月俸的，结果这个月还是照旧。”

公差赔笑，“喊了二十多年了，听着高兴高兴就算了，切莫当真。”说罢拱手，“小史辛苦，里长接到消息，说过两天有场暴雨，烦请小史留意神塔。等雨后修塔

的钱款拨下来，到时候把小史的屋子一块儿修了，还请小史暂且忍耐几天。”

公差说完，很快跑了，地头的人咂了咂嘴，“瞿如，买块肉回家红烧吧。”

一高一矮两个身影走在江边的集市上，看上去穷，却颇受礼遇，行人见了纷纷搭讪。

“小史出来买菜？”

“我这儿还有一把香椿，小史拿回家炒蛋吧。”

走了一路，萝卜冬瓜装了半筐，屠户半卖半送切了两斤肉，象征性地收了十个子儿就完了。瞿如很高兴，“师父，名声这东西真能当饭吃。”

她师父平庸的脸上露出笑意，瘦瘦的身杆像青竹，又直又挺拔。

在这地界上混，没有两个以上的身份，你都不好意思活着。无方每逢初一十五到十丈山下坐诊，平时就在天极城守塔。鲤鱼江畔的舍利塔里供奉着佛骨，守塔人俸禄不怎么样，但也算公职，地位很崇高。守上五十年来，她几乎成了塔的象征，城众个个都很尊敬她。

想当初，她不过是个邪祟，战争把东土小城变成了死城，她是煞气凝结而成的。生得突然，好像打个嗝就来到这世上了。那时候尸横遍野，她一个人孤零零到处游荡，世界完全是安静的，连只老鼠都没有。满月的夜里她经常坐在城墙上，看月亮，有一次遇见了一个古怪的道士，手眼如钩想拿她喂剑，幸好莲师路过救了她。出身的缘故，她总是满腔怨恨，谋划着要做点符合身份的坏事。然而做坏事也不是那么简单，对着镜子操练，美美的脸，忽然张出个血盆大口，结果把自己吓倒了……

其实人活一世要开心，妖魅也一样，想来想去还是算了。后来上越量宫求莲师点化，这些年攒了点修为给阴阳两界的妖鬼看病，闲来无事时，变个不起眼的样貌，在天极城兼职守塔。

瞿如呢，是只被人唾弃的怪鸟，长了三个爪子，一张人脸。无方第一次遇见她，她在谷子地里逮田鼠，田鼠挣扎，把她的脸抓破了。那时无方追个游魂正追到那里，看见她叼着田鼠满脸血，模样十分骇人。医者或多或少总有慈悲心，无方给她上了点药，不过举手之劳，可瞿如二话不说，就决定当她徒弟了。

一个是煞，一个是妖怪，双双弃暗投明，阿弥陀佛，大造化。日子清贫不过是

外人眼里的，守塔的时候穿公服，种番薯；坐诊的时候又是艳而不糜的灵医，两个身份不停转换，可以为这苍白的生活增添些乐趣。

瞿如回家，卷起袖子做羹汤，无方的手艺从原来的只求煮熟，渐渐也往色香味上靠拢了。将近午时，太阳从屋顶破了的窟窿间照进来，打在灶头的盐巴上。她把盐罐子挪开一些，“他们说暴雨过后才来修屋子，今晚又要淋雨了。”

瞿如一点即通，不声不响飞上屋顶，把那些断裂的瓦片都换了。

当妖魔的日子没有什么追求，酒足饭饱，一觉睡到傍晚。月亮升起来的时候，踏着夜色到鲤鱼江边散步，江很宽，谷深峡险，传说这里是第一条鲤鱼化龙的地方。但年代太久远，自从有人涉足，仙气就荡然无存了。

无方背着手，昂着头，脚下石子累累，走在长长的江堤上。隐约有号子随风传来，领句很长，合句稍短，“嗨呀嗨呀”气势如虹。

天极城再好，毕竟不是上界，这里除了人妖混杂，和中土没什么两样。鲤鱼江上有船工，长年运送木料。船的吃水太深，又是逆流而上，这种苦活儿一般人不愿意干，所以充当船工的大多是囚犯和奴隶。

月色下一串人影移过来，船工们精着上身拉纤，身子压得很低，斜斜的一线，几乎贴地。这种场面天天能看见，活着就是这样，各司其职，没有什么稀奇。她摘了片叶子衔在嘴里，即兴吹了个《十道黑》，婉转的音律从叶片间飘散，回荡在沉沉的夜幕里。

瞿如在她头顶盘旋，似乎又犯困了，一味催促她回去。她却不着急，夜色正浓，她愿意在这里吹吹风，发散一下煞气。

百无聊赖的瞿如东张西望，忽然“咦”了声，“师父你看那个人！”

无方的视力在夜间尤其好，二里开外都能看得清。听了瞿如的话顺势望过去，只见一队匍匐的船工间站着一个人，江风吹起他褴褛的白衣，破损处都被血污浸透了，然而脊梁挺得很直，哪怕鞭子抽打在身上，也分毫不肯屈服。

“有风骨。”瞿如说，“看上去还很年轻。”

年不年轻不清楚，没有胡子，应该不老吧！反正脸上伤痕累累，分辨不清样貌。无方想起了初见瞿如时的情景，当然这人比瞿如惨得多，肿胀变形的脸，眼睛像个桃儿，基本已经面目全非了。